



眩
筵
術



胙

筮
匿

術

法篋術

英國白髭拜原著

烏衣使者譯

緒論

薄暮時。加列克太城中。陰雨後。道途泥滑。街肆之間。臭味薰騰。人皆掩鼻。過斯東方最不潔之城矣。有某客。容貌甚都。而間有憂色。話別於英倫。所管理印度大臣之署。

英使對客曰。前君許至倫敦相見。君其勿食言。屆時吾將歡迎君。以盡
之情。客答曰。蒙使君高誼。鄙人斷不敢爽約。有負濃情。遂握手而別。
客出。數分鐘後。至歧路時。忽至步。凝神熟思。若話別之事。有鍾於心者。繼
恐其忘也。出懷中日簿而記之。畢。閉卷而自語曰。上帝爲最仁。其最使我心
感激不已者。即今與我以機。吾將順之。而行之事。英使前晨之馳馬郊原。而

膝

鏡

術

忽蹤游至吾居。使我與之定交。所謂天使之者非耶。

納書懷中。微笑有喜色。出雪茄而吸之。既車至。殆先有約者。載客而行。不道隻字。車費亦不言及。客倘伴車中。雪茄烟已數卷矣。迨車出大路。穿窄道。客復更一雪茄。怡然自得也。

至某地。車停。客下立。與馭車者喃喃數語。馭車者受費而去。迨遠而不見。客四顧。見其地鄰近居戶甚繁。層樓鱗接。有行嫁娶禮者。婦女歡樂爭論之聲。隱隱聞之。惟客立中途。行路者莫不奇之。繼思英人亦有時經其地。故疑之。爲警察官者。十有九焉。

立中途若有所待者。已數分鐘。而所待之人仍未至。客有不耐色焉。若怪所待之人何事羈留而不速至。乃正躊躇間。忽有一人趨而前進。諦視之。則所待之人也。客操英語詰之曰。來何遲。吾鵠立於此。十五分鐘有餘矣。其人答

曰。有事牽率。不容逃脫。故遲遲乃爾。雖然。吾信吾能引君與所求之人相遇。無一息牽滯。君願隨乎。否乎。客曰。驅之。驅之。勿再廢時。

其人遂引客而行。中途橫街窄巷。若經數百。皆非素識者。惟引路者是從。既至一隘巷。污穢陳陳。幾無立錫之地。加以惡氣蒸騰。令人難受。乃回頭一盼。所經之路。皆較此地爲低。蓋身已在高岡上矣。更前進左轉。至一曠地。周圍甚小。四面有樓屋環之。惟樓之下層。窓樞門戶。率皆朽壞。其尤奇者。此地冷落無聲。閉絕城市。所可得聞者。高風之怒號耳。

順樓屋而行。見有人立於門外者。有欲出而復入者。惟其地光色甚黯。迥非日月所照之地。并不聞人聲。客心甚疑。卒隨引路者入一大室。在諸屋之末。右轉至廳堂。隨登樓。引路者遂敲門使客止步。未幾。門啓。有一土婦當門而立。與客低聲語畢。邀客入門。復閉。

法

鏡

術

客前之由外入也。黯淡無光。幾同黑夜。乃今之登樓入戶。燈燭輝煌。光足以耀目。凝神四顧。其房爲方形。房之左側有一門。懸土布以爲簾。房之中央懸一銅燈。其油之香而明。罕世而有。房內陳設亦極其精緻完美。如仙居矣。境遇之奇若此。亦客所未及料也。且喜且驚。正思疑間。忽聞婦女翡翠琳瑯之聲。未幾一美婦舉簾而出。兩手之戒指玉石灼灼有光。笑謂客曰。君非西門楸耶。吾待君久矣。遂倚簾而立。

美婦者李氏也。才色雙絕。東亞之絕美女子也。求之爲妻者。不知凡幾。而皆未遂志。李氏之母。本北印度人。與法人合而生李氏。世居印度。緒所以與西門楸相識之由。其事似繁冗。非更僕能盡。且於此書之宗旨無關。故畧而不序。序其今日相會之事。西門楸聞李氏言。答曰。俗事勞人。不遑走訪。加以求進謁之事。尙有待時機。故遷延至今。李氏曰。然則今有事矣。試將前日相會

之後。所歷之境。一一爲我言之。李氏因移近坐於楸之左側。復問以今日之來。果爲何事。亟宣而勿隱。

西門楸手抱胡笳。緩置之於地。向李氏莞爾而笑曰。吾今有一妙計。若幸而成。大富可立致。惟冀此事之成。必藉一臂之力。李氏搖首大笑曰。吾知之矣。君所謂藉吾之力。迨意在錢幣乎。奇哉。君固無時不志在此也。西門楸連聲答曰。今日需款甚殷。斷不容托故推辭。細情且待吾講來。勿急。今歲乃歐西列國君王將相大會英倫之年也。珍珠寶石。羣萃於茲。取其一二。足以享畢身之幸福。吾當與汝共之。然能其事者。舍我其誰。吾已布置一切。有倫敦之行。如不我棄。假我若干金。吾將償汝之珠寶。其值必數倍之。至將來入手辦法。當先取威爾夏公爵夫人之頸環。言至此。頓止。向李氏道。汝當聞之久矣。李氏作驚聲曰。我有此。且誰人無此。西門楸緩聲答曰。吾所言者。乃歐西之

法

箴

術

極精緻者也。中有寶石三百。卽賤價。亦須值五萬磅。况吾將來所能得者。固不僅此。汝其速假我以金。李氏柔聲道。共需幾何。西門橄答以頸環之值。蓋五萬磅也。李氏道。其數太鉅。恐難籌措。西門橄知爲戲言。笑道。將來利息固不貲也。李氏道。君果自信能必得乎。西門橄佻佻笑道。何事吾未嘗幹成。李氏道。誠然。惟此次所求者。其值不免太鉅。西門橄怡然自得。向李氏道。值愈鉅。功愈大。何畏哉。吾已安置一切。吾信斷能有成。容看插桂歸來矣。汝其速假我以金。汝試思歷年以來。凡假汝金。未有不酬汝數倍其值者。何於今獨有靳色。李氏道。何時需付。西門橄答以明午。屆時吾當至銀行取付。祇需汝一言足矣。李氏問以何爲保。西門橄急與李氏附耳而語。李氏道。甚善。明日至銀行取付可也。惟君之妙計。可得聞一二歟。西門橄更移近李氏。低聲道。此次吾將攜汗爾得楊家岳助武鑫劉愛里四人同行。至倫敦時。擬租一華

屋居住。事畢。卽謁見卸任管理印度大臣。緣前次許爲我東道主。吾可藉此與王公大人接洽。無有疑我者矣。李氏道。何時可畢事。君將以何法逃脫。西門橄道。此事就待籌畫。雖然。汝無須畏也。李氏又問究竟若何。西門橄答以。後事且容後酌。斷無不利於汝之事。汝其心安。言至此。西門橄恐言之太長。遂改與言他事。道此次倫敦之行。吾尙擬攜息爾靈王杰霸二人同往。聞現俱在加利克太城中。明午湏過訪之。今日六句鐘內。尙擬至馬得利一行。遂起立告辭。李氏道。總之。此次之事。不免太險。吾心頗不悅。君何敢冒險至此。西門橄道。吾心已決。雖刀斧當前。不能挽也。李氏道。既若是。吾但祝君好自爲之。俟君歸來再叙。西門橄忙應聲道。錢幣之事。切勿忘也。李氏嗚咽道。錢乎。錢乎。何君之一日不忘之也。勿懼。吾既應君。斷不爽約。惟何時可與君相見。西門橄道。六閱月以後。吾當有信致汝。李氏道。六閱月時。不免太久乎。西

門楸道。五萬磅之頸環。足償汝之久待矣。遂握手而別。行未數武。西門楸若言有未盡者。而又不知何言。復向李氏道。六閱月之中。無忘我也。二人遂同下樓。其黑黯如故。忽聞環落之聲。西門楸拾之。李氏道。汝可佩之。或亦佳兆也。遂囑前之引路者送歸旅寓。二人遂別。



第一章 公爵威爾夏夫人之金鋼石

通都大邑之中。王公貴族。冠蓋交游。亦云盛矣。乃今有名震婦孺。而位非大族。聞之者無不推而重之。轟然於一時者。其人維何。則克立摩也。立克摩者。英倫之名偵探也。其才能不亞乃克福爾摩斯諸輩。其先寂然無聞。并其名而不知。乃未幾。赫赫聞於時。噲炙於人口。王公之入直者。聞街談巷議。莫不道之。貴族之游畋者。亦耳食其名。推之工商界中。亦無不津津樂道。敬而重之。

克立摩之享此重名也。蓋有二因。一則廣登告白。各報遂宣揚之。一則其所居之地。在倍爾登街派克巷門。首懸一扁。謂凡有疑案者。請入商之。由此爲人所歡迎。每日午正至申初。門羅車馬。絡繹不絕。蓋皆思試其手段也。

吾之記此也。所以記西門檄至英倫當日之情形也。五月三日。卸任管理印

賦

體

術

度大臣愛奔鼐馳車至維多利亞。迎迓西門楸。至車站時。下車守候。未幾。汽車至。愛奔鼐擇適宜之地而立。庶車中之客。不致與之相錯。過客如雲。殊難分別。未幾。稠衆之中。有一人。美風姿。見愛奔鼐。亟趣前握手相見。蓋西門楸也。楸之侍從亦趣前致敬。西門楸吩咐數語。侍從退。因向愛奔鼐道。吾之居屋已租定。吾急欲視之。使君何不與我共車往閱之乎。愛奔鼐連聲道。甚願。二人遂步出車站。上馬車。向派克路進發。馭車者爲西門楸之侍役助武。竈。

西門楸向愛奔鼐道。想使君夫人一向無恙。愛奔鼐道謝。并云其夫人望之甚殷。西門楸道。蒙夫人高誼。僕有暇。當走謁。望使君先代致意。寒暄數語畢。車正馳行大道中。西門楸見街之兩邊。皆有紙貼牆上。大書克立摩三字。心窃疑之。向愛奔鼐道。沿途牆壁。皆貼有克立摩三字。是何意也。愛奔鼐大笑。

道。君奇之。吾亦奇之。此人名不過由前一月始噲炙人口耳。西門椒連問克立摩爲何人。愛奔鼐道。彼乃偵探也。前月遍貼通衢克立摩三字。人遂聞其名。我與之固無交涉也。惟我友男爵奧平登前所失頗不貲。各巡警又窮於探術。現已通告克立摩矣。姑視後效何如。惟君不久當知其詳也。西門椒急問其故。愛奔鼐道。別無他意。不過君所擇之屋。正爲其鄰耳。西門椒垂頭若有所思。既答道。但願彼不煩我耳。擇屋者何未先告我。雖然。好靜如余。當不畏其喧囂也。

言畢。車已至倍登街矣。愛奔鼐見克立摩門外車馬盈盈。因指示西門椒。并謂步訪之者。或兩倍之。助武鑫遂勒馬停車。二人下車。揚家缶出迎。二人入。週視房屋。愛奔鼐道。此處爲倫敦極穩妥之地。無虞意外事也。西門椒道。甚善。但願使君常光降。則庭室增榮矣。愛奔鼐道。吾心甚願。今天色已晚。吾將

去矣。明晨君若無事。八點鐘可在噎登地大餐。并可介紹君於男爵奧平登。侯爵戒平登夫婦。及公爵威爾夏夫人。彼等皆好印度美術者也。惟不及君多多矣。西門橄一一應之。二人遂握手而別。

愛奔鼎去後。西門橄登樓。入更衣室。火爐側設有電鈴。搖之者三。僕役尙未至。西門橄憑窗下望。見街中馬車排列兩傍。心中想道。此處各事皆興盛如此。愛奔鼎爲人仁厚。諒無疑我之心。故約明晨與其兄其婿並威爾夏夫人同酌。吾固不能不去。然吾已允李氏五萬磅之值。明日相機而行可也。言已。忽樓門軋然大開。則忠誠可愛之僕役名拜而登者入矣。西門橄因與之爲禮。畢卽向之道。汝必以速爲貴。現正十二點鐘欠二十分。若行之不速。恐隔門之人有不耐心焉。早晚托汝之事。曾否奏效。僕答以各事俱停妥矣。西門橄道。甚善。時已至矣。須速去。汝且將衣服取來。拜而登忙開衣箱。將衣服取

出。原來是一件元色舊絲大衣。一條灰色呢袴。硬領一條。大似貧窮衣服。拜而登遂幫同其主更換。并帶上假髮一條。垂於兩肩之上。假裝偵探形。遂攜僕至克立摩所居之室。

次晨。西門橄赴愛奔筵宴。與威爾夏夫人等竭力周旋。頗稱浹洽。宴畢。退入客堂。威爾夏夫人極獎其雕刻技藝。爲當世所罕有。西門橄謙讓不遑。并允改日親將東亞名師篆刻。呈請賞玩。此事適中威爾夏夫人之意。蓋夢寐求之數年而未得者。遂向西門橄道。吾家珍藏甚多。率皆印度技師所鏤者。頗稱精緻。改日邀君賞閱。如何。西門橄連聲稱謝。遂別。

西門橄返寓後。頗有得色。蓋心中所求之事。已有機可乘矣。少頃僕役報某君送良馬一匹。某君送汽船一隻。西門橄聞之喜不自禁。暗思道。前假李氏之金。今不慮不能酬其值矣。雖然。欲據有所求之寶石。其事亦甚非易。就我

法

鏡

術

所已知者而言。此珍物存置銀行。日中取回。次晨必反之。威爾夏夫人佩於其身時。顯然不能逕取。若不佩諸身。必藏之篋內。鍼縲扁固。置諸密室。有門者爲之守。籥匙則威爾夏終日藏於其身。似入手之法甚難。雖然。吾聞數日內。其家開跳舞大會。屆時吾將用計謀之。

次日。西門橄大宴賓客。翌日至威爾夏夫人家。踐前約也。并將前允許名師所雕之小篋攜去。威爾夏夫人欵洽備至。要將平日珍藏雕刻之件呈閱。西門橄諦視半日。極贊其美。因故意閑談。漸及於玉。威爾夏夫人道。既談及玉。吾想吾之頸環。當爲希世之寶。剛從銀行取回。君或願視之。西門橄道。極願吾在印度時。曾得見印度某王之珠寶。若今再得見頸環。生平幸福。可謂大矣。威爾夏夫人將電鈴一搖。守門者已至。遂命至威爾夏處。取籥匙。將頸環篋攜來。守門者應聲去。少頃。捧篋而來。置於檯上。威爾夏夫人遂邀西門橄

同閱。并謂時不可久。一旬鐘後即須送至銀行收藏。西門橄道果然。吾之業也。遂先將篋捧閱。見其雕鏤之工甚緻。遂故意盛言印度技師之巧妙。并舉印度宮門廟宇各種鏤工爲證。威爾夏夫人大爲歡悅。直擬其愛此篋之雕工。因問西門橄道。此篋中雕有印度諸佛象。異常精緻。君所見也。若果有助於君之美術。即取歸細閱數時。亦無妨也。西門橄連聲稱謝。心中不禁爲之大喜。遂百端稱贊。道此真生平所未見之物。因將各種所見於篋者。筆之於記簿。威爾夏夫人道。數日後。開跳舞會。吾必佩頸環。屆時君來取篋。可也。西門橄連聲答應。威爾夏夫人遂取匙將篋啟開。命內視。見篋內兩邊皆鑲軟毛。中稍凹。頸環置於中央。適填其缺。環周圍之金剛石約三百枚。光如中天之日。目幾爲之耀而不開。威爾夏夫人道。此吾之希世物也。君以爲何如。西門橄道。此固可珍之物也。加以金剛石皆純粹者。惟此篋之適合。不大不小。

法

斯亦奇矣。能許我量其尺寸乎。夫人道。惟君所欲。此無妨也。西門楸遂將皮尺取出量之。畢。即記於簿。十分鐘後。威爾夏夫人命守門者將篋仍安置原處。西門楸亦起立告辭。准跳舞會日清晨來取空篋。遂別。

鑊

西門楸至寓後。細思篋之情形及其刻工。因取紙一張。將其形描繪。復閉目沈思半响。暗想道。跳舞會日此篋必從銀行取歸。我并可據而有之。從晨十句鐘至薄暮四五句鐘。惟頸環不容攜來。跳舞時過。頸環必仍置諸篋中。存於密室。看守如故。將謂當日晚偷入室內。盜而取之乎。此不獨冒險而行。且非善策。將謂當跳舞喧鬧時。劫而取之乎。則更非計矣。而來晨則又送入銀行。然則當以何法取之乎。視圖凝思者足兩刻鐘。少頃。計得矣。呼王杰。至示以所繪之圖。道此乃頸環篋之模形也。諦視之。告我以汝所見。王杰。熟知其主之心意。答道。盡吾目力所至。此不過篋而已。西門楸道。篋而已矣。其

術

木重且厚。吾不知其名。其尺寸大小。圖中顯然。篋內兩邊皆鋪軟細之毛。齊圖中所有。吾思製一木篋。大小輕重裝飾。一與此等。惟兩邊再添一層。隱而不露。其底亦須兩層。惟人祇能見其一。庶閉篋之後。使篋中物自藏於兩底之中。而篋中若空空如也。汝乃天下至巧之人。能爲之乎。王杰霸巧名素聞於印度。聆其主言。熟思半日。答以次晨回復。西門橄許之。此時已夜中。一句鐘矣。遂就寢。

次晨西門橄剛起。王杰霸息爾鑫二人已入。并手携一篋。置於桌上。西門橄道。曾得之乎。息爾鑫向善於說辭。答道。已得之矣。并篋已製好。大小裝飾一如圖形。主其視之若何。西門橄取篋睇視。道甚善。與真篋無絲毫差異。因啟視之。見內之裝飾。亦無微異。喜不自禁。息爾鑫道。篋既可以適用。姑試機關如何。適桌上有銀篋一柄。因取置篋中。閉篋而簫之。西門橄道。待吾開之。因

法

籠

術

取匙啟篋。乃篋啟而篋已不見矣。蓋篋已自入兩底之中。不知者固以爲空篋也。西門橄道。奇哉奇哉。果何術爲之。王杰霸道。此理甚淺。因手取篋。將假底擊開。篋固藏於其下也。向其主道。此篋之總機關。全賴篋內之兩條鐵線。故既閉之後。篋中物能自藏於其底。開則無所見矣。惟此兩鐵線。必須隱而不露。否則易啟人疑矣。然此尙非難事。西門橄道。事雖不難。然幾時可畢此工。王杰霸道。一二時足矣。西門橄道。禮拜五十句鐘。吾至威爾夏家將頸環篋取來。汝即將其篋照此將機關設好。不可有絲毫招人疑之處也。語畢。遂退。

禮拜五。卽威爾夏家開跳舞會之日也。頸環清晨卽由銀行取回。蓋當日晚。威爾夏夫人湏佩之也。十句鐘時。西門橄乘車至威爾夏家。將空篋攜回。約當日晚歸趙。返寓後。隨命王杰霸等在房中仿製。薄暮時。工竣。西門橄連聲

贊好。遂吩咐拜而登數語。謂明晨若有人來訪克立摩。即命老嫗答以十二句鐘會客。拜而登唯唯應之。遂更衣赴跳舞會。并將其篋帶回。向威爾夏夫人道。篋在此。無絲毫損壞。請詳觀之。夫人道。無須閱觀。吾知君爲謹慎人也。改日可將君所繪之形示我。遂命守門者將篋送至房內桌上。西門橄故欲其察閱。因啟篋示之。威爾夏夫人道。君真謹慎人也。二人談笑畢。遂赴宴。夜半散。

西門橄返寓。得意洋洋。蓋謂其計成矣。囑拜而登道。明晨倫敦必震動於威爾夏夫人金剛石之失。愛奔煎若來遠訪。徑許其見可也。次晨十句鐘時。愛奔煎果倉皇來謁西門橄。道昨日君約今八句鐘同往視君之汽船。故須至威爾夏家。邀其夫婦偕來。乃剛入其門。見其家擾亂不堪。傳役則東奔西走。倉皇無措。威爾夏則僞侮肆詈。如遭大辱。其夫人則愁眉雙鎖。臥病於狀。吾

幾爲之驚而仆地。西門橄手執雪茄。從容笑道。吾知之矣。君來誑我也。不然。何事驚人。一至於此。愛奔鼐笑道。任君聰穎。恐未易猜也。若究結而論。君於此事。亦稍有關係。西門橄佯驚道。吾於此。乃亦有關係。奇哉。此何事也。愛奔鼐道。君母驚。前言特戲耳。試告君以實。威爾夏夫人之頸環。失所在矣。西門橄道。君又戲言矣。愛奔鼐忙正色道。確是實事。試告君以大略。昨晚跳舞會罷。威爾夏夫人退入臥房。將頸環取下。置之篋內。隨扃鎖之。仍存諸牀後密室內。守之者二人。皆自幼長於其家者也。斷不敢竊此。今晨威爾夏至密室。將篋取出。擬送至銀行。遂置諸樓下桌上。已則升樓。同夫人會語。約一刻鐘有餘。及下樓。竊思此地原無外客。然此篋置諸桌上。已四分鐘之一。無人看守。恐有意外之虞。不妨啓視之。以便心安。遂索匙於其夫人。夫人探懷取匙。而竟不得。西門橄忙笑道。我若偵探家。此處當注意。試問究竟從何處覓得。

愛奔鼐復緩聲道。後從桌上尋出。惟殊不記憶何時置於彼處。西門楸道。匙既得矣。後事若何。愛奔鼐道。彼等遂啓篋視之。頸環已不見矣。西門楸作驚聲道。奇哉。奇哉。威爾夏夫人等後將若何。愛奔鼐道。彼等遂呆立半晌。而終不見篋中物。遂將僕役等傳問。皆訝然失色。不知所措。現其家上下忙亂。真天外飛來之奇禍也。

西門楸道。幸而吾昨將頸環篋還之。否則吾不能辭其咎矣。惟事已如此。君意將若何。吾權內若能有一臂之力。儘當竭力圖之。愛奔鼐道。吾來別無他意。威爾夏擬將此事報告蘇格蘭警察院。惟我以報告克立摩爲妙。其夫人亦頗以爲然。吾意君與克立摩近鄰。當與之相識。擬煩君同去。西門楸忙道。此易事也。何煩之有。遂起立道。最好即去。不必過遲。二人遂下樓。至克立摩門首。將電鈴一搖。有一老嫗啓門詢問何事。西門楸問克立摩在家否。若在

家願一見。有要事相商。老嫗年邁耳聾。不知西門楸所言爲何。復詢問之。西門楸再以前言告之。老嫗答以其主昨出未歸。十二點鐘時來最妙。屆時當在家也。愛奔竄向西門楸道。事之不巧。至於如此。屆時吾尙有他要事。欲辦恐不能來。君能爲我轉達乎。西門楸隨聲道。吾之志也。准十二句鐘訪克立摩。後卽訪威爾夏。告以大畧。如何。愛奔竄連聲謝道。蒙君不棄。感激莫名矣。總之。此事吾亦無他希望。若克立摩能助一臂之力。將兇手弋獲。斯亦心滿意足矣。二人遂別。

西門楸返寓。暗想道。幸哉。此篋尙未送。諸銀行。否則頸環。吾亦不能得也。一句鐘時。西門楸逕至威爾夏家。告以克立摩晚十點鐘來訪。威爾夏連聲道謝。西門楸安慰數語畢。卽返寓。邀奧平登同酌。九句鐘。客散。西門楸向拜而登道。昨日囑汝之事。汝已辦過否。試將其詳告我。拜而登道。謹遵主命而行。

今晨六句鐘裝武官。至威爾夏家看房屋。畢。即乘馬車至珠寶店閱視寶石。中途下車。改裝徒步而歸。如斯而已。西門橄道足矣。現何時。取表閱視。已將十句鐘矣。西門橄道時至矣。遂假裝克立摩至威爾夏家察看。并將其篋審視。半响暗中。即將其篋換之。真篋及頸環。遂入其手矣。原來克立摩即西門橄也。

次晨西門橄大宴賓客。愛奔鼈後至。座客問克立摩有何消息。愛奔鼈舉觴道。克立摩謂不久此事即當水落石出矣。衆客問其故。愛奔鼈道。據云失頸環日。有武職某官來視房屋。當時僕役等正早膳。彼遂獨入上房。暗將頸環竊去。現克立摩已追尋其人矣。奧平登道。彼何以知之。愛奔鼈道。此正其偵探之得名也。奧平登道。果若是。尚非難事。愛奔鼈舉觴道。願克立摩立奏膚功。今且浮大白以祝之。衆客皆賀之。九句鐘。客散。

術 鏡 祛

祛鏡術



四十一

第二章 建大功於英

克立摩之名。英倫耳食之矣。而不知卽西門橄其人也。一日鐘敲一點。守門者持帖至。道敗拉畝街第十四號門牌之婦名甲扶利者求見。有事相商。克立摩許之。須臾入命坐。此婦年甚少。容貌美而麗。衣服亦頗潔靜齊整。口操土音。惟雙眉深鎖。若有憂鬱於心者。克立摩故意正聲道。有何事亟言之。以簡爲貴。若有需吾助。宜詳告我。少婦道。甲扶利我之名也。英倫銀行監察官之妻。美洲輯卡柯臥利台之女。克立摩道。吾知之矣。汝出嫁幾閱時矣。少婦道。兩年。嗣隨夫由美至英。遂居於此矣。克立摩道。當離美時。吾想汝父必未同來。少婦道。果然。吾父頗安土重遷也。克立摩道。汝父之業爲何。少婦赧然道。吾父謀生之道。常不使吾知。吾實不了然。願君勿笑余之笨拙也。克立摩道。斯亦奇矣。汝父果私有積蓄乎。少婦答以未聞言有。克立摩道。平時常有

法

業中人來訪之乎。少婦答以甚鮮。克立摩道。若有。是何業中人。少婦答阿爾蘭人爲多。克立摩道。當未離美洲時。汝父與汝夫有嫌隙乎。少婦道。無有。惟彼時吾父頗難與交耳。克立摩道。若是。汝且縷陳汝事。

鏡

少婦詳解道。今歲正月杪。吾父由輯卡柯致電於余。謂早晚將來倫敦。可否同居以省糜費。二月中卽由紐約來倫。路程僅六日。遂同居敗而畝街。從此或出或入。頗安然也。克立摩連問道。來倫何事。汝知之乎。少婦熟思數秒鐘。道。不知。又問在倫曾與汝所識之人有交涉否。少婦道。甚難言也。有時外出至筵倫一禮拜之久。其耽延之故。吾不得而知。前月十五。不知何往。本月九日始回。同日吾夫爲銀行事至馬撒里。現吾父臥病於牀。頗有悔生平之動作。有時昏迷。幾不省人事。吾侍奉湯藥。未嘗一日離。惟前接之信。頗深奇異。此吾今所以來也。因探懷取信。克立摩諦視第一信郵票及發信之日。乃從

術

輯卡柯所發。信中所書如左。

倫敦敗拉敏街第十四號

臥利台先生 何無覆示。速告我以作事之機。 利魯

甲扶利道。信文如此。吾安知其意。惟醫師謂吾父病甚重。無論何事。不可使之操心。否則其病恐不起。故此信吾藏之於身。未使之知也。乃不數日。又接一信。亦從輯卡柯發也。君試展視之。其文曰。

速覆速覆。時已至矣。若玩現之。所失非淺矣。 利魯

當其時。吾恐驚吾父。故仍藏未示之。任利魯候示。不意吾竟惹大禍。有非夢想所及者。蓋前又接一信。其文吾不能解。然吾知此事。必不利於吾父。左右思維。父病於牀。夫已外出。此地又無相識之人。素聞君名。特來謁見。蓋此事舍君亦莫誰屬也。克立摩答以姑展視第三信若何。乃信中所言。奇異怪誕。

有非猝然能解者其文如下

不安——阿里花——寓米加——十九——十二——今日——五——納司——布置

——七——十——八——巴西——一——二十——九

利魯

克立摩讀畢。提首道。不必多言矣。此非吾智所能及也。甲扶利道。吾今境遇之苦。君所知也。而君言若是。吾惟有失望而已。將誰愬之。克立摩道。汝境吾知。然吾實無暇留心於此。有負而已。

甲扶利見克立摩決意推辭。心中不免悲悼。遂垂頭涕泣。克立摩慰以溫語。無效。臨別時。兩腮之淚猶未乾也。克立摩心中終奇其事。遂諭守門者。今日無納客。臨書桌坐下。將甲扶利之信仔細批閱。暗思道。第一信與第二信句語清淺。不難會悟。第三信殊令人索解。臥利台爲何人。居輯卡柯有何事。與阿爾蘭人有何交涉。無產而不事事。所以資生者爲何。不獨此也。若果無事。

則至倫敦何爲。時至箋倫又何事。凡此諸問題。皆當解釋。雖然姑置之。試思阿里花臥米加爲何人。與利魯有何關係。十九—十二—今日其意云何。爲何五納司布置七十八巴西相連而下。一—二十一—九又爲何意。因從首至尾。字字讀之。復從尾至首倒讀。終不得其意。然心中頗覺其奇矣。既入室更衣。克立摩又轉而爲西門橄矣。

當午膳時。西門橄自酌自飲。此事終纏繞於心而不能去。竊思其父孤臥於牀。舍女而外。別無他友。父之事業。其女必知之。特諱而不言耳。不然。當吾拒絕時。何畏之深也。肺肝如見矣。膳畢。決志先批閱其第三信。若幸能得其大意。此題不難解矣。遂取紙臨桌試釋其意。暗想道。第一字不需釋矣。第二第三兩字。必是專名。姑以第一第二兩名詞代之。惟第一第二。又將何指。人字乎。或者暗指某秘密會兩人。亦未可知。果爾。則兩人有不安之事。理或然。

也。

再取次字釋之。而竟苦思焦慮。不得其意。心中殊覺迷亂。駕車出游。彷彿車輪之聲。隱似阿里花窩米加十九十二等字音。返寓後。復取筆試釋。不免心中爲之煩擾。乃試寫數紙。而皆不得信義。且顛倒錯亂。自顧可笑。復將以下數字取釋。其效如故也。心中殊覺攪然。迷迷大亂矣。

愈不得其解。愈不能釋。然於心矣。故雖夢寐之間。輒不能忘。彷彿七十、八、巴西等字。心中若了然者。及晨起而復取紙試釋之。數時後。仍不得其效。適剪髮者至。遂擲紙筆對鏡而坐。憤然道。決志不再思索。徒攪我心血耳。

當剃髮時。閉目怡神。不覺巴西二字。彷彿見於窗櫺門戶間。繼復神游太虛。見巴西乃國民。或果名。思至此。亟暗想道。莫非巴西訓爲「果」乎。然「果」字毫無深意。忽又轉念道。莫非暗指果高所著之字典乎。凝思少頃。不禁目張。

術

鏡

賦

失笑。適刀刺兩腮。爲之傷而不自知也。遂命剃髮者將果高字典取來。

西門檄手執字典。大呼道。誰料此卽破彼等陰謀之鬼斧神工也。復將第三信取閱。口誦七十一八。巴西。一一。二十一。九。一等字。因查字典第七十頁第一行。第一字爲比。第八字毫無意味。遂改查七十八頁第一行。得其字矣。其意爲炸彈也。暗思道。一一。二十一。九。一。殆意謂第一行第二十九字乎。復查第二十九字。果然同字。仍意爲炸彈也。大喜道。吾得之矣。因取筆順釋其意於信之後面。其文如下

臥利台緘默不覆。致輯卡柯會中不安。現第一第二兩人。或會員。已於今日作始。一十九。一。十二。并攜有五萬數。以便布置炸彈之用。

大意近是。所未知者。十九。一。十二。兩意而已。因查字典第十九頁第十二字。乃其字殊無意味。復轉查第十二頁第十九字。其效如故也。心中又覺憤然。

矣。左思右索。不得其解。因將字典置開。取紙書二十六字母。畢順數之。見第十九爲 ω 。十二爲 Γ 。默思道。 ω 與 Γ 暗指兩字乎。抑一字之首尾乎。若指一字之首尾。則果係何字。復將字典查之。見字之首尾爲 ω 與 Γ 者。僅有三字。Sell. Sail. Soil. 是也。惟第一第三兩字殊不合用。或者第二字乎。其意爲啟行也。因取筆復順釋之。

臥利台緘默不覆。致輯卡柯會中不安。現第一第二兩人或會員已於今日啟行。并攜有五萬數。或磅或圓。以便布置炸彈之用。

書畢。自喜道。此信必爲輯卡柯廢齡黨所發。今歲各國君王大會倫敦。故彼等意乘機煽亂。惟現知之者惟吾。將何法處之。將謂告警察院乎。似非善策。將謂宣言於國。使政府自警乎。斯更策之下者。毋寧秘而不宣。設法救甲扶利及其父於困難。庶於人情近之。不獨此也。信中所謂五萬數。吾且可攬而

取之。惟事之確情。終必須探明而後可。而所謂五萬者。爲五萬圓。抑五萬磅。二者相差甚距。是不可以忽也。遂決計邀甲扶利詢問。

甲扶利至。克立摩正色道。昨所求之事。汝頗欺我。未告我以實情。誰知汝父乃與廢齡黨有謀。其宗旨專以毀法滅君爲事者也。甲扶利聞之。驚惶失色。魂飛雲外。不覺暈仆。俄強起凝思道。先生勿誤加人以罪。我父乃……克立摩連止之道。姑恕我。惟吾現所偵得者。確如吾言。汝勿懼。若告我以實。我誓救汝父於大患。否則吾立即通知警察署。汝父恐不克逃國刑矣。

甲扶利連應道。有言必告。斷不敢諱。昨所以未報實情者。確因吾父久有悔心。惟無法逃脫。黨中人且不容其若此。所以憂鬱於心。而至於病。克立摩道。理稍近是。吾且問汝。此黨情節。汝其告我勿隱。此黨之總會何在。答在輯卡柯。克立摩道。吾亦作如是猜。會中第一第二會員之名。能告我乎。甲扶利答

騰

鏡

術

人數甚衆。更僕難數。克立摩道。姑舉重且要者兩人足矣。信中所謂阿里花窩米加者。果係何人。甲扶利凝思半晌道。有與吾父常來往者兩人。一名邁幾。一名羅乃。殆指是乎。克立摩道。其容貌若何。汝有此兩人像片否。甲扶利道。僅有羅乃像片。是去歲取來者。克立摩道。汝歸去。即將像片送來。惟邁幾容貌若何。汝尙能記憶否。試詳言之。甲扶利凝思道。其身高約六尺。鬆赤而睛碧。肩寬而容展。雖稠衆之中。不難識之也。克立摩道。吾知之矣。汝歸家後。即將羅乃像片送來。吾必竭力救汝父。惟汝切勿洩漏。僅收拾行李物件。俟吾命令而已。甲扶利將告別時。忽起立半晌。若有所思者。少頃復仰伏於椅。大聲疾呼。若心肝摧折者。克立摩身披古舊大衣。首戴覆額大帽。兩鬢之髮。幾垂於肩。鼻上駕一付極大眼鏡。忙離坐趨視道。何哉。汝以吾爲謀而不忠乎。我今乃開腹而談。汝若猶有未言者。亟宣告勿隱。否則恐於汝父有不利。

甲扶利道。君必以吾欺君矣。其實我心異常震慄。幾不知何者爲當言。何者爲不當言。孤身隻影。無親無友。父病於牀。瀕於危急。夫又外出。此所以來謁君也。但吾回首一思。心肝俱裂。猶憶去歲在家時。動聞吾父開會。邁幾羅乃。遂常來往吾家。或信宿。日夜聚議不絕。次年正月。邁幾來英倫。不數日。報紙忽喧騰某處被無君黨轟炸。無辜而遭劫者四十人。當時吾父頗亦與聞其事。惟自此以後。頗有悔心。而無如此兩人。斷不容其逃脫。竊料此次彼等必有事托於吾父。故屢次函催。若彼等親來倫敦。殊爲可慮。吾父恐不免於禍。此吾偶思及此。神魂俱喪也。不獨此也。君謂收拾行李。非所以爲離英倫計乎。殊不知徒足以速其死耳。蓋彼等黨羽布滿天下。無處可避。况病勢沈重。不可以驚之乎。克立摩道。吾自有辦法。勿懼也。惟吾尙有一言問汝。前信所謂納司者。大約金之謂乎。甲扶利道。果然一納司。卽萬磅也。克立摩道。汝且

歸。吾將悉心籌之。惟勿使人知。至爲緊要。甲扶利連聲應之。遂別。

克立摩入室更衣畢。倚書桌而坐。向拜而登道。今晨有一少婦。乃英倫銀行監察官之婦。兩次來謁。愁容滿面。其父大約是廢齡黨中人。今歲正月派來倫敦。將展其陰謀。乃至倫以後。憂勞畏懼。交感於心。遂臥病於其女家。瀕於死者數矣。至今未愈。會中人久不接其覆示。屢次函詢。終無效果。現會中兩幹聞將來倫。陰圖不軌。并攜有五萬磅之數。以爲費用。竊意倫敦居民繁盛。上下相安。本當報告警察署。嚴拿匪類。惟若此。則某婦之父亦必罹於禍。不獨此也。其夫婦二人。亦恐難免。今姑念某婦之無知。已允代設法救之。現我已有一計。將來必可將會中所來兩人驅逐出國。而所謂五萬磅者。可攫而取之。拜而登。汝試思之。五萬磅之數。不爲微矣。非然者。吾亦不代籌也。

拜而登道。既若是。主將以何法行之。克立摩道。此甚易也。吾見前第三信。是

五日廿六所發。而彼兩人即於此日啓行來倫。大約明日可抵立府坡。兩人中有一人之像片。吾已得之。吾意明日派汝至立府坡探視。若見其人。切勿相失。必須暗隨之至倫。以便廉其所居之地。自後。吾自有辦法。拜而登。問明日須何時啓行。克立摩道。明晨爲妙。惟汝須得一警察員。并一武官。另警察夜服三件。舍此又須覓三人。長而大者。每人吾將來給一百磅。汝能爲我備之乎。拜而登道。吾知若何預備矣。每人既給一百磅。彼等必樂從事。不肯宣露也。克立摩喜道。汝真善體吾志。汝預備此事之後。戒令勿他出。恐吾有時需其用也。拜而登。唯唯。遂退。

次晨。拜而登。攜羅乃像片。向立府坡進發。午後。西門橄剛由外歸。接拜而登。所發之電。其文知下。友已至。九句鐘來衣司登。

西門橄克立摩之名。震響英倫。人皆易識。遂假裝書記官。向火車站進發。其

眩

鏡

術

時九點欠十分也。少頃。汽車至。西門橄擇高處立。若來迎接至友者。及見拜而登。知彼兩人亦在此。故意與拜而登。握手爲禮。若歡迎之者。其實二人容貌。西門橄已詳視之矣。未幾。二人雇一大車。將囊橐等件放下。遂坐於車中。馭車者因策馬前進。西門橄隨雇一車。命拜而登。馭之。暗從前車。勿過而前也。至賽馬街。二車正一前一後。相離不二十碼。少頃。入敗拉畝街。西門橄急以傘柄示拜而登。令向房之西角而停。既。西門橄下車。令車回。已則向前。二人所居之屋對面而立。初見樓窗下有燈光射出。少頃。復滅。而下層窗上燈光復明矣。西門橄領首會意。遂將屋之四面察閱一週而返。

剛至寓。見桌上有一信。是與克立摩者。發信人爲甲扶利。其文如左

克立摩先生 前言踐矣。二人來矣。同居一室。不克驅之。吾夫聞禮拜六歸來。事繁時急。萬念俱灰。所有一線之望者。惟恃君力耳。其速

籌善策以滅奇災。

甲扶利

西門椒藏信後。就寢而熟思焉。次晨早膳畢。決志行其計。因書示甲扶利。令立即來晤。勿延。午膳後。更衣至偵探室守候。少頃。甲扶利至矣。形容憔悴。蓋昨神未睡也。克立摩命之坐。問前日相見之後。有何新消息。甲扶利驚歎道。禍將至矣。蓋彼二人昨晚已來倫同居一室。因父之故。不克驅之出。惟吾夫明日即歸。斷不容其在此。屆時若報告警察署。恐吾父亦將不利。君其急設法救之。克立摩道。吾已籌之熟矣。汝歸去後。探察彼二人所爲何事。午後若外出。汝即將吾所派來三人暗藏於他室。屆時吾有一友。必送汝以吾名片。汝即受而竭力助之。如斯足矣。甲扶利連聲應之。遂別。

克立摩呼拜而登。適外出。頃刻歸。克立摩道。銀行何在。曾訪得其處乎。拜而登答已尋出。在奧司福街。美國之分銀行也。克立摩唯唯。問警察衣服曾預

法

鏡

術

備乎。一切器械曾得之乎。答已齊。克立摩隨令率領至敗拉畝街。候彼二人出。卽入。吾已通知某婦矣。拜而登道。主將何事。克立摩道。十句鐘時。吾亦來彼室。與汝相連。晚膳時必將彼兩人拿獲也。

薄暮時。西門橄入室更衣畢。從容上車。向敗拉畝街進發。當在車中也。西門橄乍然自得。暗思道。今日之外出。非徒游也。將以行事以救人於困難也。五萬磅之數雖鉅。然以吾取之。不爲傷德。少頃。車停。西門橄下車。與馭車者低聲數語畢。卽至第十四號敲門。俄門開。甲扶利目視之。若心疑焉。蓋不知其爲克立摩也。西門橄道。汝爲甲扶利乎。答曰是。君有何事。西門橄道。吾友命送汝以此名片。汝其受之。甲扶利接視。乃克立摩三字。因引西門橄至他室。低聲道。君殆從克立摩處來乎。吾僅遵命而行。西門橄道。第一事。須寂靜勿喧。彼兩人現何在。甲扶利答在膳室晚餐。西門橄道。姑領吾上樓視汝父。甲

扶利遂靜步引至樓上。將門輕推開。西門楸遂隨之入。見其父鬚髮皓白。骨瘦如柴。仰臥於當中牀上。問其女曰。來者誰人。甲扶利道。此乃吾友。來救吾等於患難也。其父昂首顧視。若欲與握手爲禮者。西門楸急止之。低聲道。時已急矣。母爲虛文。亟籤名於此公文足矣。因由懷中將公文取出。遞與其父。其父問公文何爲。西門楸道。舍此吾不能救汝。亟籤名。毋多言。時不可失也。遂將筆墨遞與其女。使助之籤。畢。西門楸印之以紙。道汝命保矣。遂與甲扶利下樓。

西門楸問所派來之人藏於何室。甲扶利答在樓下房內。西門楸道。吾且與之相遇。五分鐘後。聞門外鈴搖。若有人進來。汝故作攔阻之聲。第一即將汝攔住。汝勿驚也。甲扶利唯唯應之。西門楸遂與拜而登相遇。問各事預備齊整否。拜而登答已齊。西門楸道。隨吾來。步聲勿喧。至膳室。甲扶利亦在此。西

法

鏡

術

西檄遂將公文取出執於手。將鈴一搖。門已開矣。甲扶利因復閉之。有頃。衆人擁入。故作之聲。甲扶利旁立道。君無乃誤乎。西門檄厲聲答。吾知之熟矣。命警察兵來縛之。斯時也。兩人在房內聞聲。知事機已露。遂起立惶然。西門檄趨前道。君非邁幾與羅乃乎。知屬廢齡黨。來倫將圖不軌。故特持票來拘。現門外兵已圍矣。斷不容逃脫。其速承認。遂回首對一武官道。汝其登樓守臥利台之門。勿令逃脫。武官應聲去。西門檄復對二人道。吾奉政府之命而來。聽君自擇。寧被禁而受國刑乎。抑速回美洲。毋逗遛此也。速決汝心。我不能久待也。二人驚恐。幾不能出言。既凝思道。君其無戮我。西門檄道。我奉命而來。惟知遵諭而行。以我觀之。汝其速回美州。我僅今晚送至郵船。以卸吾責。二人連聲道。僅遵命。惟吾等之來英倫。君何知也。西門檄道。當汝發美州時。吾已知之。惟我無暇與汝等多言。其速籤爾等名於此票。以爲永不來英

之證。二人道。不籤將奈何。西門楸曰。汝若不籤。解汝等至警察署而已。速決。毋廢時也。邁幾允返美州。羅乃亦如之。二人遂籤名。西門楸命警察員看守。已則升樓察其行李。果然得。其所欲之物。因下樓押解二人至郵船而返。

翌日。西門楸灑然自得。徜徉車中。向奧司福街進發。蓋昨晚將銀票尋出。今取五萬磅也。歸甲扶利來道謝。克立摩微笑道。無須謝也。告別後。因將簿記取出。書畢。閉卷自笑道。五萬磅……五萬磅……除去……四萬五千磅而已。吾未受甲扶利一錢。但吾以他法取之矣。晚至公園赴宴。



第三章 赴宴

盛夏之晨。風清日朗。西門檄書齋獨坐。竊想天下事。平諛往復。有如廢河。然當其嘆也。莽莽沙塵。草草黃蘆。而止耳。一旦復故道。橫流洶湧。鼉鼉蛟龍。藏焉不測。世界造始。以還已如斯矣。人生之壽。幾何不建功立業。青簡留名。斯心謀運用。爲人之所不敢爲。使全球耳聞其名。驚魂失魄。若疑飛將軍從天而下。不亦人生之大樂乎。

斯時也。開邁適自外入。西門檄起與握手爲禮。道思君久矣。幸而相見。何樂如之。寒暄數語畢。開邁道。莎妃行將出室。聞君已允赴其宴。確乎。西門檄答果然。取帖示之。開邁持帖作歎聲道。命之不順。有如此乎。西門檄驚問道。何哉。何事傷心。一至於此。開邁道。君不知吾心曲。吾試告汝。數年前。莎妃之父。格林兆與吾同事。吾見其女姿色甚麗。英倫無雙者也。莎妃頗有與我定情。

之意。乃數月後。格林兆以某事大獲多金。忽變爲英倫鉅富。王公貴族莫不與交游。一日大開筵宴。國之貴爵皆至。格林兆有與大族聯親之意。適某爵第三子琴拔哈亦至。容貌甚都。惟家產與吾等。非有陶朱之富。特世家耳。乃莎妃願侍執箕帚。吾無可如何者也。雖然。吾聞社會中人頗有間言。謂何物少年公子。竟聘格林兆之女爲妻。而君且將赴其宴。以光榮之。

西門橄道。怪哉君之言也。君殆嫉之乎。開邁道。吾奚無理而言之乎。君若與我易地而處。君之感情將何如。琴拔哈之爲人。君殆知之熟矣。譏嘲諷刺之者。不知凡幾。吾聞莎妃之區。具甚豐。上至王公。下迨凡庶。所送之禮物亦頗不貲。吾安得不煩惱懊恨也。西門橄道。誠然。惟君須知。人治常與天行相返。世之不如意事多矣。君若自忿不平。是猶以君首擊石砌之牆。牆未破而君之首已先流血矣。事已如此。徒自傷耳。莎妃琴拔哈之相爲伉儷。自若也。至

禮物之。奢理或有之。惟未必如君言太甚。吾正欲訪其實。蓋我之禮物。尙未送也。若果如君所言。則我將以金剛石。或至希世之物送之。非然者。若電鍍之金盃。足濟事矣。

開邁道。吾心終不能釋然。今晨吾聞人言格林兆給其女之金剛石。約值兩萬磅。西門檄作驚聲道。君將罅嚇我耶。開邁道。吾非罅嚇君。吾且爲之罅嚇矣。言畢起立道。吾欲去矣。鉢措夫已假我汽船。吾將游蕩之以舒吾氣。西門檄道。要事羈留。不克伴君作游。歎仄無似。君其宥我。開邁道。吾想君之赴莎妃宴。殆亦要事之一。西門檄笑道。不欺君。吾尙未暇計及此也。兩人遂握手作別。

西門檄返坐書齋。自思道。開邁殆將癡乎。其智不勝其憂慮矣。彼固不以娶莎妃爲不幸。然吾亦未知誰憐憐莎妃乎。憐琴拔哈乎。娶之莎妃之匿具。吾

法

鏡

術

信其豐而且富。爲吾所未曾見。因搖電鈴命備馬車。少頃向利真街進發。至某珠寶店。西門橄命停車。因下車至店中與店主握手爲禮。道吾擬送某閨出室之禮。何者爲佳。店主示以金剛石戒指等件。西門橄不甚合意。因取寶金鑲寶石手鐲示之。西門橄首肯。因交萬磅之值而返。中途忽命車改至派克巷。蓋西門橄心中以爲若先見格林兆。閱視其女之匿具。然後方能安定入手之法。况藉送禮爲名。斷無有疑之者也。

少頃車至派克巷。西門橄命馭車者訪問格林兆在家與否。并擬見之。不數分鐘。格林兆歡笑出迎。西門橄急下車與握手爲禮。既入道。清晨來擾。有滯君事。心頗歉然不安。然令媛出室。蒙君寵召。敢不來謝。格林兆素好交游。故接洽王公大人而外。專訪名人豪客。而適名震東西之西門橄在英。故特請之以增光耀。其來也。方心喜不遑。敢云憎惡。因答道有請尙恐不至。何云爾。

也。西門橄道。數日內。尙擬至他埠一行。要事在手。不容推托。將來之能來赴宴與否。尙未可必。特來請命。格林兆忙答道。竭力圖之。勿云不來。蓋吾女及吾極願君之光臨。無君則雖樂不歡也。西門橄道。蒙君不棄。若能早歸。自當赴召。格林兆道。公爵利倍夫婦。侯爵白司摩父子。以及議院中之議員。皆已許光臨。吾擬吉日前一夜及當日。皆開跳舞會。務祈早日降臨。并借宿於此。以助歡娛。西門橄道。謹遵命。吾想此事。將來亦歷史中一大紀念。格林兆笑道。竟非子虛。此次五萬磅。恐尙不足用。因忙趨西門橄前。與之附耳道。此次妝奩及各處所送禮物。并一切費用。君試猜之。共值幾何。西門橄搖首道。頗難懸揣。然君必欲吾試猜。五萬磅之數不差矣。格林兆搖首道。不止不止。吾試將一物示君。君卽知之。因領至一房內。將牆中櫥門一開。內有長方形箱一隻。外裹以皮。因取置檯中。隨將房門關鎖。回身取匙。將箱啟開。向西門橄

法

鏡

術

道。君以爲何物。恐無人能猜此。西門楸搖首道。恐難猜也。雖然。吾不妨試言之。此殆備之以儲珠寶乎。格林兆道。君誤矣。吾試告汝。此箱特製以儲五萬金圓也。不大不小。適合其用。吾女入室日。卽將金圓置於其內。送吾女以表父之愛女之情。西門楸作驚聲道。爲人父如君。庶幾值矣。此物真吾平生所未見也。格林兆笑道。吾亦猜君生平未嘗見也。當製此箱時。吾并暗想道。若使精美術之西門楸見之。或可別出心裁。西門楸道。吾直以爲君之女已受若何值價之禮物矣。格林兆道。禮物誠多。然總值約不過兩萬磅。惟吾妻已定製實金頸環。大約亦君生平所未見也。西門楸微笑道。當君女入室日。若有法篋者來此一行。所得頗不貲。格林兆道。無妨也。我已雇巡捕二人看守此處壁櫥甚好。將來卽以此爲庫房。所有器具等物概置於此。不慮有意外事也。

格林兆剛將櫥關好。門鎖既啟矣。忽然軋然半開。則飄然如仙之莎妃入矣。既見西門橄。縮步若將退。西門橄急趨前與握手爲禮。道汝父適告我此次奩具甚豐。吾信吾最爲汝賀。若不我遐棄。敢將吾之非貺親呈於汝。以表吾情。遂探懷取篋將手鐲親爲莎妃帶上。莎妃且驚且喜。不知如何答謝。少頃剛啓口。西門橄急止之道。切勿言謝。否則汝外吾矣。吾想琴拔哈一响無恙。莎妃道甚好。惟終日甚忙。頗不常見之。西門橄閑話數語畢。卽起立告別。西門橄返寓後。臨書桌而坐。凝思半日。遂取一紙書之。畢傳拜而登。少頃至西門橄道。下禮拜三爲莎妃入室之期。禮拜二晚。吾卽欲赴其宴。汝固宜隨我去矣。惟屆時（言至此西門橄將所書之紙與拜而登）汝必依此而行。其中原有難得之物。然汝必須竭力求之。屆時吾需其用也。拜而登唯唯執而退。

怯

盜

術

禮拜三前一日薄暮時。拜而登收拾行李。偕西門橄至格林兆家。其時來賓已滿座矣。西門橄與座客握手爲禮畢。莎妃送茶少頃。西門橄登樓至臥室稍息。拜而登正在守候。西門橄取表視之。數分鐘後即晚餐矣。因臨窗而坐。窗外即玫瑰花園也。向拜而登道。現已至此矣。第二辦法即若何入手。若何奏效。拜而登道。從來未有無成之事。此次諒無慮也。西門橄道。汝諂吾矣。雖然亦不爲過。惟此次之事較往日尤險而難。俟吾將此屋察看一週。自有辦法。明晚即宜行計。前單中所開各件。曾俱得之乎。拜而登道。皆已置箱中。致此箱甚重。深恐起人疑也。西門橄道。無懼也。有情可恕。蓋人現皆以吾爲學士。吾任至何處。必攜兩篋之書。彼等斷不疑爲險器也。汝姑取匙將此箱開啓。西門橄笑道。斷無人疑此箱僅鋪有數本書也。急將此物放內。（其時西門橄探懷取與之）鎖畢。西門橄命謹遵其教而行。

少頃。西門楸向拜而登道。吾聞莎妃之奩具。及格林兆夫婦之禮物。概置密室內。今晚明早必當儲好。并有人看守。窗櫺門戶。概扁膝甚固。似頗難入手。吾現已有一計。惟有數事須先探明。此樓梯之下。卽一長廊。頗便行吾之計。惟守門者何時晚膳。須訪明告我。言畢。西門楸退出晚宴。

次晨。天氣晴朗。紗窗映日。鳥語花香。西門楸整衣畢。早膳。既獨坐房中。讀書娛志。十句鐘時。更衣賀喜。隨從新人至禮拜堂。畢。返格林兆家。逍游緩步。并將密室巡視一週。見門窗皆扁鎖。外有巡警兵看守。退回時。不知臥室在何處矣。大笑不止。幸拜而登來。遂領入臥房。西門楸道。現十點欠十分矣。宜急去。否則無濟於事矣。拜而登忙至廚房。西門楸佈置一切後。緩步而下樓梯。下梯者三四級。少頃。一庖丁手持飯菜而來。將以餉守視密室之巡警兵也。剛欲至樓梯口。拜而登大咳一聲。西門楸轟然臥下。目閉氣微。若從樓投落。

法

者。拜而登。故作慌忙之狀。趨視其主。庖丁自亦止步。將來助扶起之。拜而登。向庖丁道。勿急扶起。汝且先趨告格林兆。是爲至要。當此時。庖丁自將飯菜等放下。趨告其主。西門楸急探懷將藥瓶取出。令拜而登。灑於飯菜之上。少頃。格林兆至。拜而登。及庖丁遂將西門楸擡至臥室內。安置牀上。少頃。西門楸張目低聲道。何哉。此身何至此也。格林兆道。君適小不幸。至樓上落於樓下。現大約稍甦。西門楸若不聞其言者。復閉目而臥。有頃。復張目。令格林兆勿留此。言之再三。格林兆遂退。

術

西門楸向拜而登。道。巡警兵兩時以後。必昏迷大睡。汝可將各事預備。夜中三句鐘時。即可作始。拜而登。唯唯而退。西門楸亦就寢。

中夜。西門楸醒。取表示之。將三句鐘。遂呼拜而登。令起。啟箱。將各件取出。置一布囊內。西門楸更衣。將假髮帶上。假鬚亦帶上。拜而登。亦然。少頃。西門楸

命拜而登持碗下樓巡視一週。并視巡警兵若何動靜。如有人見之。卽云將取水煎茶。既拜而登返。道巡警兵已酣睡矣。西門檄道甚善。汝待吾於此。因自緩步下樓。將密室及壁櫥之鎖均啓開。并將巡警兵察看。遂返與拜而登同下樓。至密室內。將所有奩具及五萬金圓等取置囊內。而以假金珠等代之。遂將櫥門及室門鎖好而返。

至臥室時。以繩梯將各件由花園送下。其時西門檄所派之人已在此守候矣。遂取之而返。

次晨客散。西門檄亦乘車而返。一時聞西門檄受跌而來視之者。不知凡幾。格林兆翌日亦來問候。

又一日。開邁來謁見。忙驚道。幸莎妃未爲吾妻。否則吾亦將受累矣。西門檄作驚聲道。何哉。何清晨來此而驚吾也。開邁道。非有意驚君。吾且告汝。莎妃

等合番後兩日。格林兆擬將奩具取出送至夫家。乃所有金珠等件均變爲僞者。詢問巡警兵。俱云日夜未睡。在此看守。若有人來。應當知之。故此事現正在追究。聞已通知克立摩矣。西門橄道。奇哉奇哉。何盜膽敢行此也。二人閑談數語遂別。西門橄退入房中。自思自笑。道居然落落者有志竟成也。晚赴公園游宴。

法

鏡

術

第四章 救災

西門楸經數次償願之後。心滿意得。怡然自樂矣。惟時不再來。不免若亞歷山大之哭泣。歎宇宙間疆域渺然。無再有攻伐之地矣。故返歸亞東。或仍留英倫。心猶未決。而終日籌思。要終不外此。

正躊躇間。一日清晨有敲門而入謁者。則愛奔鼎與卡羅林也。西門楸竊思此兩人。乃英倫社會中之赫有名者。清晨來此。必有事故。遂出而迎之。卡羅林乃某侯爵之夫人也。身短而小。風姿甚麗。惟前兩齒長而大。露於口外。是其憾也。西門楸因與之握手爲禮。道若有事相委。謹當効命。卡羅林等道。清晨來擾。抱歉殊深。惟要事在身。當可乞恕。西門楸道。無言此也。光降爲榮。何云來擾。遂俱坐。

卡羅林道。無事不來。君所知也。吾之來。無他。爲賒欸而已。雖然。吾并非欲君

法

鏡

術

助欸。吾之來也。祇願君襄成盛舉。助我一臂之力耳。蓋坎拿利近被水災。吾表弟奈父禿已允爲會長。故此事雖起於昨日。現已捐有十萬磅之數。惟明晨擬在舍開一大會。請君演說。此吾今來之意也。吾信君若輔手相助。十萬磅之數。不慮不能獲也。愛奔龍已允爲書記官。教會中神父及相識親友均已允來相助。君若肯於會中執一事。并於明日大會代表演說。則吾願足矣。西門橄道。謹當從命。不獨此也。并擬捐助千磅之數。聊表衿情。卡羅林等大喜道。君真仁愛爲懷者也。但願人盡以君爲式也。卡羅林本富有資。惟於善舉。從未祇肯提倡。并不自捐。愛奔龍問西門橄道。君既捐此鉅欸。吾亦當照捐。卡羅林喜道。既若此。吾即將君兩人捐數註冊以爲提倡。遂將冊受出書之畢。即起別。

西門橄退入書齋。靜坐凝思半日。忽有一計。因自思道。若遵此而行。榮何如。

之。惟此事之能行與否。是當今第一問題。聚全英之人捐款。或磅。或先林。或便士。乃大惠之事。而吾得享其用。亦樂事也。惟現姑勿論此。俟明晨開會後。再籌施行之法。現日思如何演說。

次晨。西門橄至卡羅林家。見門外車馬兩行。往來不斷。入門則座中已百餘人矣。旋與卡羅林握手爲禮。卡羅林道。君來甚善。候之久矣。惟君演說時。須極力鼓動聽者。庶全英之人。勇於輸捐也。西門橄微笑道。輸捐而勇。亦吾所望也。奈父秃在隔壁房內。君可晤之。少頃會開。西門橄本大演說家。風姿美秀。聲音宏響。在座者莫不拍掌稱贊。全屋爲之震。演畢。奈父秃前與西門橄握手爲禮。道煌煌演說。明晨英倫當遍讀。得君一舉。捐款當不慮其少矣。會遂閉。

西門橄返寓後。令守門者概不見客。將書齋鎖閉。靜坐其中凝思。既中心擾

法

鏡

術

亂。計莫知所出。惟志在必成。堅心定意。必待有良法而後止。起行數武。復定坐。執筆漫寫。未數分鐘。忽躍立。急步武齋內。或鶴立半响。蓋善計若有得矣。遂大喜道。吾得之矣。吾得之矣。搖鈴呼拜而登。既至。將門鎖閉。道吾將行一事。其計吾已得之。拜而登。問何事。西門楸道。吾自告汝。惟汝不必懼。總而言之。此事即將卷取坎拿利之賑款也。拜而登。大驚道。任此事者非他。即奈父禿爲會長。君爲會員之事也。西門楸道。誠然。惟汝勿懼。奈父禿不過一龍鍾之老人耳。吾有計籠之。現在汝姑聽吾計。第一汝須於通衢之地。擇一屋子。鋪陳供設。均宜齊備。另雇執役三人。須忠誠可靠者。第二須雇一老嫗。作爲居主。惟容貌清靈。宜若富家貴族之主。另車馬數輛。諸事畢後。靜俟吾令。將來即宣言老嫗病甚重。次日即假作臨危。再次日即宣言已死。汝遂料理一切喪事。購辦木棺一具。宣告將發柩至某海島。安葬船隻等件。須備辦一律。

齊全。如是吾計行矣。

拜而登道。辦之甚易。惟此次之款。皆由賑捐而得。取而有之。殊損善德。況此爲危險之事矣。西門楸厲聲道。汝從我非自今起。胡汝出斯言。汝若復不以爲然。吾自另有辦法。并非舍汝不能成事也。拜而登大驚道。斷非敢違主意。特慎行其事耳。謹當遵教。西門楸道。果爾。汝姑行吾所說者。若能完善。吾信汝果能遵教。拜而登唯唯而退。

一禮拜後。坎拿利賑捐會登報宣告賑款已捐有十萬磅。准再一禮拜後。所有會員須齊赴災地散賑。所有捐款。由會長兌成金票攜行。西門楸得信後。隨謁奈父禿道。賑款如許之多。最好至銀行。令將現金包好。於動身前一日。着人領取。將現金攜去最爲上策。奈父禿頗以爲然。尤次日至銀行料理。并約西門楸同去。

六日後。奈父禿接一信。其時西門橄愛奔煎卡羅林均在座。奈父禿拆閱細讀。向衆客道。此人殊屬有志。吾爲衆客讀之。

侯爵奈父禿鑒

靜居怡養。常享昇平。現聞諸大人先生因坎拿利被災事。提倡惠政。有志者儘可輸捐。普渡慈航。當爲斯民所推戴。惟昏老如嫗。敢不免副諸仁人君子之慈。仁惟抱病在身。不可以風祈。侯爵大人光降敝舍。親將願捐之款一萬磅點交。并見客之時。清晨十一點至十二點。午後六點。順以附聞。

白髮女士哈老倫拜啓

讀畢後。卡羅林問奈父禿道。君將若何處此。西門橄道。此嫗仁德可旌。奈父禿凝思半晌道。別無他法。去見之爲妥。愛奔煎道。最爲上策。彼斷不能欺君。

奈父禿道。既若是。准明日午後六句鐘去見。明晨即到銀行。將十萬磅金令包束妥好。以便後日攜行。西門橄道。誠然。惟將來取金以何爲憑。奈父禿道。吾已知會銀行。將來取此款以單爲憑。上有我所簽之名。并以我所帶之戒指爲證。此可不必慮也。

次晨。西門橄謂拜而登道。汝急雇火車數輛。卽云今晚七句鐘送喪至南海落船。六句鐘時。吾在老嫗家待汝。萬不可遲。是要。午後。西門橄更衣作書記官樣。至老嫗家。見各事布置一如喪禮。入客堂。見老嫗在此。西門橄隨令登樓臥於牀上作死狀。少頃。有一人乘馬車至。若武官形狀。身着深墨衣。無人識之。獨西門橄知之。呼其名拜而登道。各事曾備辦乎。拜而登答曰。一律停當。勿慮。

未數分鐘。奈父禿至。一僕役領至客堂。見一書記官。侍立火爐側。奈父禿急

張

鏡

術

與之握手爲禮。書記官不應之。道君奚狂乎。君來何爲。奈父禿大驚道。何藐視吾之甚也。書記官道。汝若不從吾命。汝斷不得生還。言畢。將鈴一搖。一武官持鐵棍而出。奈父禿道。汝欲吾從何命。書記官道。無他。急將汝之戒指與取。欸憑單與我。如是而已。奈父禿却之一。武官隨將鐵棍在火爐內燒紅。指向奈父禿道。如不將所求之物交出。試看汝若何逃命。不得已。奈父禿將憑票等取出。書記官隨命拜而登至銀行。將欸取來置於棺內。一面迫令奈父禿函致家中。謂今日有事。明日方能返家。七點鐘時。西門檝急令老嫗逃走。遂傳令發柩至南海落船。并將奈父禿拘去。半夜時。舟已行有十有餘里。拜而登令將奈父禿拋置岸上。遂開駛不知何往。

次晨。英倫大震。各報登載。侯爵奈父禿被人拘去。坎拿利賑欸亦被騙去。午後。奈父禿步行至家。西門檝往慰之。奈父禿道。欸自難追。吾只願弋獲其人。

耳。西門橄道。此自是正理。惟窮黎待拯方殷。斷不可因此而賑。請再提倡。若何。奈父禿道甚善。西門橄道。既若時。吾請捐一萬磅。愛奔道。吾亦準此數捐之。遂散會。

術 鏡 法

鏡
鏡
術



六十六

第五章 劫庫

西門楸經數次功成之後。怡然自得。一日與抹豆乃泛舟於邁地拉河。暢談往事。顧而樂之。抹豆乃者。乃英倫絕色之美女。西門楸鍾情之人也。此地帆檣如織。來往不絕。兩岸則煙花明淡。居戶殷繁。時將傍午。抹豆乃謂西門楸曰。天下樂人。無逾君矣。君之屢奏膚功。令人羨慕。西門楸手執雪茄。笑答曰。果爾。吾之處人間。無異處天堂矣。然前之事。尤小。然者也。上蒼眷佑。吾且將得大欲焉。抹豆乃曰。君意甚深。吾頗不解。能爲我明言之乎。西門楸曰。君且觀之。無急明言也。

斯時也。西門楸取表視之。謂抹豆乃曰。昨接英皇來書。謂今日准來談叙。時已至矣。前面之汽船。莫非英皇所乘之船乎。詳視之。果然。西門楸等遂起立。英皇隨過舟。與抹豆乃及西門楸握手爲禮。遂謂西門楸曰。昨日賽舟盛舉。

聞君獨占魁首。我心喜樂非常。君當英年。名高天下。真人生之幸福也。西門
檄曰。過蒙獎許。於心慚然。此次之幸而不敗。乃偶然耳。少頃。晚膳。三人遂縱
論。真酒酣耳熱之時也。

英皇告別後。抹豆乃亦退。西門檄遂移舟上溯。兩刻鐘後。停輪。泊近英皇之
船。時已半夜矣。少頃。拜而登。手持電報呈送西門檄。西門檄急啟視之。凝思
半日。若癡迷者。既謂拜而登曰。速來。此電頗令我深省。拜而登急趨而前。西
門檄曰。吾友待之久矣。僕僕風塵。吾亦倦於游矣。急爲我收拾行囊。以備東
歸。拜而登大驚曰。何事召君歸。能示僕一二乎。西門檄曰。此電乃李氏所發。
汝試取閱之。拜而登將電紙取視。其文如下。

西門檄鑒

約期已至。風聞君得意矣。彼費四日前來矣。

李氏拜

倫敦派克巷

西門檄收

讀畢後拜而登曰。危哉危哉。主將奈何。西門楸曰。事既如此矣。且將計就計。吾想彼費已至中途。吾固將避之。惟有一事。吾必完之。方能東返。拜而登。驚問曰。君豈擬再冒險乎。君似不若此愚也。西門楸若不聞其言。自思道艱難。聽天爲之。時機終不可失。惟頗費躊躇。似不至竟失着也。遂謂拜而登曰。准下禮拜五離英。所有行裝宜早料理。屆時吾并可再試一事。惟汝不妨先宣言。吾將早晚啓行。故汝明晨即可回寓收拾一切矣。

次晨拜而登知西門楸既有他志。斷無法可挽回其心。惟有遵命而已。因返寓。西門楸復靜坐。沉思半日。既登陸。至電報局。發電至孟買珠寶店某。惟其文除己名外。僅兩字。——離——來。蓋西門楸知前途必能通其意而照行也。晚間西門楸至英皇船赴宴。其時王公卿相均在座。酒酣時。音樂大作。西門楸顧而樂之。亦盛舉也。既西門楸隱告東返意。奧平登曰。君意真欲返。

乎。西門楸曰。果然。吾在此蒙諸大人先生時常過從。本無志於遄返。奈事勢逼人。已反無權。此吾返印度不可再遲之實意。故下禮拜五即擬啟行。所有行囊已飭收檢矣。愛奔魚亦來謂西門楸曰。風聞君將東返。吾甚歎然。從此吾難與君相見矣。西門楸曰。蒙諸君子不我遐棄。感激莫名矣。二人告別後。西門楸亦返舟。

當晚拜而登由寓來舟。將料理各事情形稟告。西門楸遂將所求之事告之。曰。吾近得一計。須竭力行之。若能有成。則雖英之後。亦足使人常思也。拜而登頗訝其言。曰。吾知君斷不再行險事也。君何妨聽僕一勸乎。西門楸曰。勿多言。吾志已決矣。拜而登。汝何近來胆怯而心畏也。明晨汝即如我言預備計策已籌定也。拜而登答曰。君志既決。僕亦不必多言。惟此爲何事。能示我乎。西門楸曰。吾近與英皇相識。聞其舟中所載之金條金板甚多。此吾欲取

而得之者也。拜而登曰：此策斷不能行。君雖靈敏，吾恐極難有成。蓋不獨舟中之地小，且守之者有人也。西門楸曰：驟視之，似甚難。然吾已得一計。或者有成。明晨告汝。現在不妨小試其端也。言畢，即令拜而登將牆角小箱取來。西門楸啟之，其中皆有木板相隔，色各不同。因將被服取出，既着，復將硃帽帶上，謂拜而登曰：汝以爲形似何人？拜而登熟知其善於假裝，笑曰：直英皇耳。西門楸曰：既若是，汝可稍知吾計矣。明晚英皇邀吾登岸小酌，親信侍從必隨之。侯爵蛙而弼亦寓焉。吾有其照片一張，貌甚尊嚴。吾計即從此諸事實而得之也。汝其將照片細閱，拜而登取閱之，見其貌高而長，鼻大而眉濃，乃武官情形也。既拜而登曰：吾知君之計矣。君殆欲僕肖其形乎？西門楸曰：然哉。然哉。此事尙不難。汝之身適如其長，乃天然緣合也。拜而登曰：僕肖其形，絕非難事。惟此舉殊太險耳。西門楸曰：事愈難，功愈大。大丈夫作事，有志

即爲之何必畏蒞也。拜而登曰：誠然。特恐有人看守，不易入手耳。西門楸曰：吾已訪聞清楚，吾自有法，不必慮也。拜而登曰：吾終以不知君計爲憾。西門楸笑答曰：吾試告汝大畧。若吾能得登其舟，吾固不能爲人識破。特若何登其舟之法，似危險耳。然此尙不足慮。汝乃善泅水者也。百碼之深，尙不爲足。汝患惟汝須備皮袋六隻，每袋繫以三百尺長繩，每繩端繫以鐵鈎，爲是足矣。其餘瑣事再議。拜而登遂退。

術 術

次晨味爽時，西門楸起料理一切。午後，奧平登愛奔，邀西門楸赴宴。剛至彼船時，梯甚長，西門楸升梯未盡，忽落於水中。是處水不過深，舟之右邊小舟環繞，故登時救起。奧平登大驚曰：曾受傷乎？西門楸曰：無大礙，不過兩足稍受傷耳。然則以繩升君於舟若何？西門楸曰：不必矣。吾擬回舟養息。吾之侍從當知助養也。奧平登曰：既若是，吾亦不必強君。君姑回舟，少須來視汝。

西門楸謝之。奧平登遂命人抬之至其舟。當時觀者如堵。

既至舟。坐定後。拜而登。問西門楸曰。仍覺痛乎。吾心搖搖然如懸旌也。其時拜而登。頗有喜色。蓋以既受驚後。當不行其險策也。西門楸笑答曰。汝何愚也。吾不過故作此舉。使人知我臥病於床。將來事畢。當時可無人疑我而已。目下汝曾預備一切乎。拜而登曰。各事皆完全矣。衣服假髮亦備好。鐵鈎長繩亦購辦。俱在君房中。專俟君察看也。西門楸曰。好極。汝可謂不負吾矣。汝試尋三角布一條。將吾足包好。畢。即扶我至船外稍坐。恐有人來訪問。吾將籌法待之。

諸事畢後。來問病者果滔滔不絕。自三點半鐘至六點鐘。帆檣如織。無一息停。西門楸亦周旋盡至。絲毫不露本色。真能人也。日落後。忽層雲疊起。若將雨者。至八點鐘時。果大雨傾盆。如銀河倒瀉。西門楸舟中靜坐。暗想今夜天

法

色必暗。頗驚着手。因與拜而登商議辦法。并力言此次之事危險異常。絲毫不慎。必遭大禍。當格外小心也。九點半時。拜而登裝飾畢。將大帽帶上。西門檝亦畢。二人遂至船外。到一小船上。蓋待之久矣。一刻鐘後。二人登岸。向英皇船進發。蓋當時英皇登陸赴宴。西門檝以足受傷未去也。至岸邊時。船中水手等人皆大呼大笑。呼盧喝雉。以爲英皇暫不即回也。及見西門檝等。以爲英皇復返。遂持篙而待。西門檝等舟後。怡然坐下。令速駛近大舟。其聲音舉動。一似英皇。故無人疑之。雖然。西門檝并不介意於此。所難者登大舟之後耳。

術

既至大舟。西門檝裝英皇前行。拜而登裝蛙而弼隨之。舟中各官隨相見爲禮。無絲毫疑意。坐定後。知形跡并未顯露。因決計放胆行其策。與各官回禮後。故作有要事及早回舟之狀。命人將看守庫房之侍從詔來。并令各官退

出。候傳見時再來。各官遵命退出後。西門楸隨率拜而登至庫室。既入。閉之。斯時也。各官知英皇必有要事。且有蛙而弼隨之。大約秘密。未可宣布。故皆唯唯不敢違。然而西門楸之膽大矣。既至庫室後。西門楸令拜而登。將皮袋取出。繩亦解下。由窗裡懸至窗外。因謂拜而登曰。看庫房人來時。汝急立於門口。勿令外出。吾與之談話時。吾將力搏其吮。不使出聲。汝預備助我。若稍讓其出聲。大事去矣。命難逃矣。言剛畢。敲門者至。蓋守庫室之人也。既入後。隨將門關上。西門楸正立於牆側。向守庫室者曰。吾有要事。特召汝至。汝其前來。守戶者因前行數武。忽見西門楸手執刺刀藏於背後。睇視其容。亦非英皇真貌。疾呼曰。汝非吾主。殆奸細乎。吾將使人來執汝。隨轉身擬跑。乃身剛轉。拜而登已手搏其喉。西門楸以木塞置其口內。縛其手足。因向拜而登曰。無庸慮矣。亟將籐匙從其身取出。并將其人抬置睡椅上。既西門楸將箱

眩

鏡

術

以匙啟開。其中金條無數。因命拜而登。將皮袋取出。儘袋裝之。畢。命將籥匙還置於守庫室者衣內。少頃。聞門外登樓之聲。西門楸大驚。隨將燈滅。熄窗啟開。以備不虞。至門旁竊聽。既復聞落雨之聲。不覺失笑。隨命拜而登。至外取火。數杪鐘後。尙未至。西門楸心急。暗想何事羈耶留。正欲出尋之。拜而登至矣。西門楸急執之曰。來何遲也。拜而登曰。吾正思君之計已大誤矣。西門楸曰。急來。急來。一刻千金。豈容亂想。且下守庫室者正昏迷如夢。若再遲延時日。一旦甦醒。吾等將如在釜之魚。在籠之鼠矣。屆時悔何及乎。拜而登君果信其昏迷如夢乎。西門楸曰。正是吾已試之屢矣。拜而登曰。既若是吾等亟亟行事。時愈久。事愈危也。西門楸燃燈。後復搜尋四壁。房之右角見有一鐵厨。外以木板圍之。不留意者。斷不料其爲藏金之所也。遂仍取匙啟之。數杪鐘後。厨門大開。其中金銀珠寶。光幾奪目。西門楸喜悅異常。爲生平所未

遇。因向拜而登曰。速來將廚內極有價值之物。取出置地板上。吾等不能盡其所有而取之也。數分鐘分。珠璣玉寶。金銀首飾等。堆積地板上如小邱。西門楸亦不問其價若何。直就其能取者取之。數皮袋裝滿後。因將廚門鎖上。并圍以木板如舊形。既畢。由窗跳出。至船尾。命拜而登將皮袋運出。并以鐵鈎將安置水中之繩鈎起。將皮袋繫好。復輕置水內。其時仍大雨未止。故船外無人見之也。兩人遂解衣泅水。延繩向己船而去。中流時。風浪大作。拜而登力幾盡。西門楸力推之。少頃。至己船之尾。二人遂登舟。少息。蓋力已盡矣。少頃。西門楸謂拜而登曰。上天眷佑。慶更生矣。惟事尙未完。宜亟爲之。二人遂入房更衣畢。復至船尾。將所拴之繩。竭力拖之。數分鐘後。繩盡。遂將皮袋解下。藏置室內。既畢。西門楸向拜而登曰。汝力倦矣。可早就寢。明晨汝尙須至城中某銀行內一行也。拜而登遂退。西門楸亦就寢。

臆

鏡

術

次晨。奧平登及愛奔鼉來過訪。西門楸故作欲起之狀。奧平登急止之曰。君之足尙未大愈。不以起也。西門楸復臥下。愛奔鼉曰。今日諒較昨日稍愈矣。西門楸曰。正是。午後吾擬起來扶杖而行。久臥終非善策也。近今有何新聞。能示我一二乎。臥病於牀。不知外間情形。真足令人悶損也。愛奔鼉曰。昨日大事。君未知其消息乎。西門楸曰。吾自昨臥病。安知外事。祈告我何事。遇於大陸之上也。奧平登曰。吾試告君。昨晚吾皇登岸赴宴。侯爵蛙而弼隨之。君所知也。乃登岸未半點鐘。中途返蹕回舟。其時天色已晚。大雨淋漓。原來并非吾皇本人。乃假肖其形者。特當時不知耳。既至舟後。各官接見。均不疑爲假者。蓋熟知其來去。常令人不測。習見之故。亦不疑之。乃坐定後。忽傳守庫室者。未幾。率蛙而弼至庫室內。將守庫者手足以繩縛之。并以木塞置其口內。使不得出聲。復飲以迷藥。故當時無人知之。因之庫室內凡有價值之件。

一捲而空矣。西門楸曰：怪哉！怪哉！何盜膽敢至此也。亦神矣哉。惟當時若何逃走。愛奔龍曰：不過小艇耳。西門楸曰：守庫者當可記憶其形貌。使警察員速偵探也。愛奔龍曰：此事自不可少。據云其人之形頗似法人。現已報警察院追查矣。言畢。奧平登曰：吾亦不能久談。薄暮來訪何如。西門楸謝之。二人遂起立告別而出。

次日。乃西門楸啟行東歸之日也。英倫之人。聞其旋歸。莫不如失左右手。感情之甚。於可知矣。上自王公卿相。下至商賈工人。來話別者。滔滔不絕。午後鐘敲四下。船起旋。送之者仍絡繹不斷。既出口。送者乘船反。西門楸遂挂帆遠颺而東歸矣。西門楸因向拜而登曰：至英六個月。而有志竟成。終得自由法外。謂非人生幸福得乎。拜而登曰：誠然。惟將一旦水落石出。君之名不知置於何等也。西門楸笑曰：不過謂我爲大盜之魁耳。吾亦認我爲大盜之魁。

873.57

869

入十